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王鉽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四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來之邵

葉濤　楊畏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李南公　董必　虞策弟奕

郭知章

賈易字明叔無為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易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元祐初為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論呂陶不爭張舜民事與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兄弟併及文彥博范純仁宣仁后怒其訐欲謫之呂公著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徙廣德軍明年提點

江東刑獄名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彦博至和建儲之議
為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館彦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
而去蘇轍為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員外郎孫升
以為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為
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
毀譽不得其真故人主聰明壅蔽下情不得上達邪正
無别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二曰政事苟且
而官人不任其責故治道不成萬事隳廢惡吏市姦而

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宇宙以干陰陽之和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故公私困弊無及時預備之計衣食之源日蹙無事之時尚猶有患不幸倉卒多事則狼狽窮迫而禍敗至矣四曰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故士君子無可用之實而愚不肖充牣於朝汙合苟容之俗滋長背上欺君之風益扇士氣浸弱將誰與立太平之基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故以非為是以黑為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

爵之以高禄而不加勸僇之以顯罰而不加懼徼利苟免之姦冒貨犯義之俗將何所不有今二聖焦勞念治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憂是猶寢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為安可不畏乎然則欲知毀譽真偽之情則莫若明目達聰使下無壅蔽之患欲官人皆任其責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欲生財不逆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而抑末作崇儉約而戒奢僭欲教養以其方則莫若廣詳延之路厲廉恥之節使公卿大

臣各舉所知名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
罷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則莫若賞以勸善刑以懲惡不
以親疏貴賤為之輕重則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為
矣其言雖頗切直然皆老生常談志於抵阨時事無他
奇畫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
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
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畧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
在揚州題詩以奉上帝遺詔為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

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弟轍óo應
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昔皆誹怨先帝無
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為喻議者由是薄易出知
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祕閣元符中
累謫保静軍行軍司馬郃州安置徽宗立召為大常少
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為曾布客改權刑部侍
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為真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
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第調連州司理參軍知穰縣時方興水利提舉官調民鑿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為利不補害核實如敦逸言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弋陽縣寶豐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畧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本末縱還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祐六年召為監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言蘇軾昔為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宰相呂大防

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為毀謗先帝臣竊觀
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鞭撻不庭一時羣臣將順太
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
事救改葢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
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
改之以寛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為謗毀先帝者也至如
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宫
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

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為謗毁先帝者也比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揺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吕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毁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爾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

敦逸慶基並罷敦逸出為湖州運判改知臨江軍紹聖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其人曰非前日白鬚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民為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左司諫侍御史入謝曰臣再汙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曰卿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也瑶華祕獄成詔詰掖庭録問敦逸察知寃狀握筆弗忍書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獄

既上於心終不安幾兩旬竟上疏其畧云瑶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隂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閱録其獄恐得罪天下拮宗讀之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以為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録問冀以取信中外今謫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拮宗意解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即位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名入為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

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為
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為監察御史
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為審刑大理所疑京師
流言法官竇苹等受賕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苹
等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
坐是謫知光澤縣苹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有巫託
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諸境還監都進

奏院指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為監察御史
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
理為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以文為工而所逐者末也
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弊未見其為得也自熙寧
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
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
洞達不疑之意遂論青苗以為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
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為終歲之患願罷之而復為常平

糴糶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請罷粟補吏減任子員節特
奏名之濫增攝官之舉數抑胥吏之幸進以清入仕之
源詔有司議久之不能有所省復疏言今會議之臣畏
世俗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閔鄙耄之不進不思才
者之閼滯非策之善也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
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又言治天下
道二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
術雖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間者監司務為慘核郡縣

望風趣辦不暇以便民為意陛下臨御務從寛大為吏者又復苟簡縱弛猛寛二者胥失願明詔四方使之寛不縱惡猛不傷恵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章蔡確弟碩盜貸官錢以萬計獄既上均論確為宰相挾邪撓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繼擊去之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彦博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不從臺諫

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王巖叟遂劾均反覆巖叟
移官均遷殿中侍御史內不自安引義丐去改禮部員
外郎居三年復為殿中侍御史西夏自永樂之戰怙勝
氣驕欲復故地朝廷用趙卨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
為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
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
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
皆控握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

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傳虎以翼借寇以兵不進無益祇足為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時傅堯俞為中書侍郎許將為左丞韓忠彦為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恊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寮堯俞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中丞蘇轍等尚

以為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黨合謀併力以傾摇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為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為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為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恊和實無大過蘇轍乃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既而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為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為忠邪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

為過惡也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爾非朝

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呂大防堅彊自任每有差除同

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

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

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而不當

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

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

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

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除去異已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名朱服為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遷均為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歴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越州徽宗立入為祕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兼㨗宗實録修撰遷給事中太學生張寅亮應詔論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雖不識忌諱然志非懷邪陛下既招其來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氣寅亮得免時宰相欲盡循熙豐

法度為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辯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來之部字祖德開封咸平人登進士第由潞州司理參軍為刑部詳斷官元豐中改大理評事御史中丞黄履薦為監察御史未幾買倡家女為妾履刻其汙行左遷將作丞哲宗即位為太府丞提舉秦鳳常平利州成都

路轉運判官入為開封府推官復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姦譎與楊畏合攻蘇頌論頌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紹聖初國事丕變之邵逆探時指先刻呂大防惇既相擢為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請加美謚疏司馬光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其阿恣無忌憚如此進刑部侍郎陽翟民盖漸以訟

至有司之邰二子皆娶盖氏誣漸非盖氏子以規其貲諫官張商英論之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卒年四十八蔡京為相特贈大中大夫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為國子直講虞蕃訟起濤坐受諸生茶紙免官濤王氏壻也即往從安石於金陵學為文詞拓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遷博士紹聖初為祕書省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郎曾布薦為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追貶

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責官皆濤為制詞文極醜詆安燾降學士濤封還命書云燾在元祐時嘗詆文彥博棄熙河全先帝萬世之功不宜加罪蔡京刻為黨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為范鏜所論連三黜曾布引為給事中居數月而病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母孝不事科舉黨友交勸之乃擢進士第調成紀主簿不之官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為鄆州教

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為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教授舒亶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為郡守監司薦之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妄薦蓋為異日地爾乞戒其覬望舒亶有盜學士院廚錢罪為王安禮所白畏抗章辯論以為可謂之失未可謂之故亶罷畏坐左轉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畏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羣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

司馬光若知道更是皐夔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
盡也呂大防劉摯為相俱與畏善用畏為工部員外郎
除監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摯十事幷言
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為地旣而
燾等果救摯皆不納摯罷蘇頌為相畏復攻頌以留賈
易除書為頌罷頌罷畏意欲蘇轍為相宣仁后外召范
純仁為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
復上疏詆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

遷侍御史畏言事之末治有四曰邊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内外官政時有旨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執最為相關之地宰執既不自差使其屬舉之可乎太常博士朱彦以議皇地示祭不同自列乞罷畏言彦據經論理若彦罷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守官為義宣仁后崩吕大防欲用畏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及大防為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指

宗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
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拔
畢漸以為第一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
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
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為相
公開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
臣知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
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

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為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
元祐遷於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郢州
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宫居于洛末
幾知鄧州再丐祠以言者論列落職主管崇禧觀蔡京
為相畏遣子姪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
自明又因京黨河南尹薛昂致言於京遂出黨籍尋復
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上疏
累千餘言極其諛佞方治行得疾卒年六十九畏頗為

縱横學有才辯而多押闔與邢恕締交其好功名富貴亦同然恕踈而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為縉紳禍云

論曰賈易初以剛直名觀其再劾文彦博范純仁而斥蘇軾蘇轍尤甚何以剛直為哉董敦逸於元祐末與黄慶基誣二蘇以開紹聖之禍及紹聖則肆詆元祐諸臣甚至瑶華之冤不能持正雖終悔而諫亦何及焉及見蔡京蔡卞稔惡乃論其過惡以自文杯水不足以救車薪之火也上官均諫切中時事及不從紹述之議其為

人若可觀然論呂大防蘇轍以之再黜是亦助紹述者也楊畏傾危反覆周流不窮雖儀秦縱横無以尚之豈徒有三變而已至於倡紹述以取信𢃄宗又謂王安石之學有聖人意可謂小人無忌憚也哉來之邵盡擊時賢而進章惇安燾呂惠卿又請加美謚於安石其流惡不已乃誣人非其子而欲掩其過亦何所不至焉葉濤在太學已著汙迹擢第之後諂安石而從之學後得曾布之薦凡元祐名賢貶責制辭肆筆醜詆雖有善猶不

能自滌況無可述者乎

崔台符字平反蒲陰人中明法科為大理詳斷官校試殿帷仁宗賜以盡美二字熈寧中文彦博薦為羣牧判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為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故用之歴知審刑院判少府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為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為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輙迎伺其意所

在以鍛鍊詻掠成之都人惴慄至不敢偶語數年間甃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遷刑部侍郎官至光禄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年六十四舊制武臣至内殿崇班始蔭其族台符言文吏州判司猶許用蔭武臣五嵗一遷自借職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輕重不相凖請自供奉官即用蔭從之嘗使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儐者不贊導問其故曰太子未至台符誚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

偃蹇不至久立使者禮乎儐者懼贊導如儀

楊汲字潛古泉州晉江人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軍州民曹潯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潯持刀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潯曰兄勿避自為姪爾既就吏兄子云叔欲紿吾父止而殺之吏當潯謀殺兄汲曰潯呼兄使勿避何謂謀若以意為獄民無所措手足矣州用其言讞上潯得不死主管開封府界常平權都水丞與侯叔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釃汴流漲潦以溉西部瘠土皆為

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提點淮西刑獄提舉西路常平修古芍陂引漢泉灌田萬頃名判都水監為大理卿遷刑部戶部侍郎元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崔台符祓劾汲亦落職知黄州歴徐襄越州紹聖中復為戶部侍郎卒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熙寧初條例司引以為屬權戶部判官管諸司庫務行連竈法於酒坊歲省薪錢十六萬緡王安石用魏繼宗議即京城置市易務命嘉問

提舉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
利神宗去之安石執不可居二年連以羨課受賞神宗
聞其擾民語安石安石曰嘉問奉法不公以是媒怨神
宗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
偽辯自解至譏神宗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畧且曰非嘉
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為嘉問辯神宗曰即如
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
析七年旱帝憂心惻怛語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

貫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也嘉問言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盖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禄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不行縣官為給事則三司經費有限令取民於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禄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

得之半市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祿以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初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神宗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神宗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名繼宗及市賈問狀其辭同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宗不從布言惠

卿不可共事神宗欲聽之安石不可神宗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宜釐定其制布見神宗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為駸駸乎閭架除陌矣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詒四方笑神宗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既執政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召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

何琬劾嘉問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為吏部郎中光禄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賞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於是削嘉問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罷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嘗薦鄧洵武南遷坐罷

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為蔡氏所右其壻劉逵蹇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輙起以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藁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號為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為謝曰能

按郡吏徙令也卒寘諸法知長沙縣有嫠婦攜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齓尚何爭命歸兒族熙寧中提舉京西常平提點陝西河北刑獄京西轉運副使入為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產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妹家為御史所論罷主管崇福宮為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圖請開迎陽歸舊河於孫村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

子奇以為可行且欲於大吳北進鋸牙約河勢歸故道
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為非云迎陽下瞰京
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為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祕閣知
延安府夏人犯涇原南公出師擣其虛夏人解去進直
龍圖閣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拜户部吏部侍郎户部
尚書歷知永興軍成都真定河南府鄭州擢龍圖閣直
學士初𢬵宗主入廟南公修奉希執政指請祔東夾室
禮官爭之不得及更建廟室坐前議弗當奪學士未幾

復之遂致仕卒年八十三南公為吏六十年幹局明鋭
然反覆詭隨無特操識者非之子諗
諗字智甫第進士紹聖間知章丘縣陝西麥熟朝廷議
遣官諸州令民平償逋負諗與佘景在選中將賜對曾
布言於哲宗曰豐凶未可知諗景皆刻薄必因此暴斂
為民之憂陛下臨政以來延見人士未多如兩人者懼
不足以辱大對乃喻使戒飭使還為河東轉運判官徙
陝西進築京師訖欲除祕閣校理以母憂去方建永泰

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邉鄙有兵革將相大臣名為侍從乃不得已奪情今山陵事人皆可辦何至以一諰隳恭事體哉命遂格終制以直龍圖閣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復河湟諰與之異名為光祿卿厚奏功罷諰守虢坐嘗言招納未便停官後數年為陝西轉運使京兆麥價踊貴諰與府縣議從民和市民弗肯損價諰移府勒上戶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責之諰怒上章言處仁沮格詔令陵毀使者詔黜處仁

而擢諟顯謨閣待制代其任鄜延帥錢昻奏處仁本以
官糴麥損價與諟爭乃爲民久長之論不當黜詔以昻
違道干譽謫永州諟又代任鄜延復徙永興僞爲蟾芝
以獻徽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
解坐罔上貶散官安置三年復之歷數郡卒
董必字子彊宣州南陵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咨質諸
經疑義爲安石稱許登進士第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
時相章惇方寘衆君子於罪孔平仲在衡州以倉粟腐

惡乘饑歲稍損價發之必即刻其戾常平法置鞫長沙以承惇意無辜繫訊多死者平仲坐徙韶州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括宗既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按脅立威為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其命詔以付趙挺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下必於是訟知章次升為元祐黨人坐不當訟言者出知江州改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名為左司員外郎初舒亶守荆南起

邉事一切詐誕云徭人欵附實亦不然必盖與之謀及是亶暴卒加必直龍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砦置靖州析博市易且移飛山營戍公私煩費荆人病之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卒年八十六贈龍圖閣待制
虞策字經臣杭州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通判蘄州通判蔣之奇以江淮發運上計神宗訪東南人才以策對王安禮李常咸薦之擢提舉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為監察御史進右正

言數上書論事謂人主納諫乃有福治道以清靜為本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備不修古之人善鎮靜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闊疏而曰吾鎮靜吾持重者又乞詔內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其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修身之道勿以宴安為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曾肇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禮部侍郎為徐州策時權給事中還其命

以為肇禮官也不當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侍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改杭州過闕留為戶部侍郎歷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成都府入為吏部尚書奏疏徽宗請均節財用曰臣比在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畧相當嘗以祖宗故實攷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

令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為裒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顧深裁浮冗以寛用度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于道年六十六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取進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興已獨得免弟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洺相饑徙之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時還則來歲耕桑皆廢矣帝悅既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

刑獄時朝廷將遣兵逐捕奕條上方畧請罷勿用而自
計討賊不閱月可定轉運使張搏以為不可宰相主搏
策數月不効卒用奕議悉降之擢監察御史親祭北郊
燕人趙良嗣為祕書丞侍祠奕白其長曰今親衛不用
三路人而良嗣以外國降子顧得預祠事可乎長用其
言具以請不報陽武民傭於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
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使勿言事覺府縣及大理讞獄
奕受詔鞫訊皆伏辜坐漏泄語言罷去再踰年還故職

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邉地為塘濼有定界旣中
貴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為功肆侵民田民上訴屢出使
者按治皆不敢與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罷屯
田加直祕閣淮南轉運副使入為開封少尹故時大理
開封治獄得請實覈罪其後率任情棄法法益不用奕
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
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從之遷光禄卿戸
部侍郎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寇平論勞

增兩秩還為戶部內侍總領內藏予奪頤已視戶部如僚屬度支郎方討理滯奉中旨令開封尹與總領者來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稱職詔為罷內侍而徙奕工部襲慶守張潨使郡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靚諫以京東歲凶多盜不當請封為政者不悅將罪靚奕言靚憂民愛君所當獎激奈何用為罪乎靚獲免未幾卒年六十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劉彝廣西幕府知浮梁分寧縣黃履薦為御史以憂不克拜知海州濮州提點梓州路刑獄復以鄭雍顧臨薦為監察御史括宗親政上書請用淳化天禧詔增諫官員曰館職無所用朝廷設之不疑諫官最急乃常不足是急於所無用緩其所當急也又比歲選授監司多縣寺監丞不過知縣資序外官莫重於部使者豈宜輕用若是宜稍限以節如轉運判官擇實任通判者提點刑獄擇實任郡守

者然後攷其治理簡拔用之又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
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
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御史言先帝辟地進壤建策
四砦據高臨下扼西戎咽喉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
討賾議奏顯行黜罰史院究神宗實録誣罔事知章請
貶治吕大防等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既策進
士即廢此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
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嘗言爵

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顧無以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刑罰誅戮以懲天下之惡顧無以假借大臣使快私忿忠於陛下者必見忌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主財察權工部侍郎為中書舍人遼使蕭德崇來為夏人請還河西地命知章報聘德崇曰兩朝久通好小國蕞爾疆土還之可乎知章曰夏人累犯邊法當致討以北朝勸和之故務為優容彼若恭順如初當自有恩旨非使人所能預知也歸未至坐嘗主導河東流議以集

賢殿修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為工部侍郎加寶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書知開封府為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卒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遇合流毒不能止也牾徽之世一變而為蔡確章惇曾布又變而為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乘時起而附之者甚衆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問以均輸

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悦李南公以反覆詭隨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且發實録之誣觀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而為此惡哉不過視一時君相之好尚將以取富貴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況此諸人乎世道汙隆士習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五

劉拯　錢遹石豫左膚附　許敦仁　吳執中

吳材　劉昺　宋喬年子昇　强淵明

蔡居厚　劉嗣明　蔣静　賈偉節

崔鶠　張根弟樸　任諒　周常

劉拯字彦修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為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聖初復為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録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黄庭堅秦觀為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於詔誥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畀意之臣分據要路而軾閧及此傳之四方忠義之士為之寒心扼

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
猶鷙視不悛也進右正言累至給事中徽宗立欽聖后
臨朝而欽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禮拯曰母以子貴子為
天子則母乃后也當改園陵為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
忠彦雖以德遜然不可啓貴戚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
觀望黜知濠州改廣州加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
還帝稱其議欽慈事褒進兩秩遷戶部尚書蔡京編次
元祐姦黨拯言漢唐失政皆分朋黨今日指前人為黨

安知後人不以今人為黨乎不若定為三等某事為上某事為中某事為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戸部月賦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潤州張商英入相名為吏部尚書拯已昏憒吏乘為姦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彥昇併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宫卒

錢遹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通判越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

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適則願罷臣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為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黄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

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遠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國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為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為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為不然況既為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

萌厭斁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瑶華制誥一頒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

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后由是復廢適豫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册為崇恩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以謂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用是得名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適以為多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户部侍郎

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
言者疏其罪黜爲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
州復爲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
稽嘗建明典禮忠義凜凜縉紳歎服言者又疎其罪以
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
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遁逃奔
蘭溪爲賊所殺年七十二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爲監察御史與左膚

鞫鄒浩獄文致重比又使廣東鍾正甫逮治浩欲致之死豫論邊事謂中國與四夷相交為君臣相與為賓客徽宗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為淮南轉運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年名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遹造廢元祐皇后議亟遷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臣僚自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禄梁燾王巖叟以下既以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通狀黜知陳州徙鄧州

過闕留為工部侍郎進戶部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一等徙刑部祖母死用嫡孫承重去官服未闋而卒膚
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為御史履歷大略與石豫同遷侍御史累至刑兵戶三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改
永興軍卒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為校書郎蔡京以州里之舊擢監察御史亟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為腹心敦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姦臣用事內外制

詔類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著作局討論刪正起居郎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惟當直者從敦仁始請悉扈蹕還殿中監拜御史中丞甫視事即上章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言失當乖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為朱諤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後二年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論蔡京使敦仁請五日一視朝欲顓竊國命盖指此也

吳執中字子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縣同門壻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年始提舉河南常平連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提點廣東刑獄入為庫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擢兵部侍郎二年進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內侍省京畿泰鳳違法干請詔奬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大理之決獄將作之營繕榷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為乃妄以為功一歲遷官至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但賜束帛鄭居中知

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地帝還其章而諭所以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康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凡弟宋喬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為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未幾徙越州石公弼以為執中反復得罪未宜殿大府改提舉洞霄宫以集賢殿修撰知揚州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道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蔡京言者未已執中謂進退大臣當全禮貌於是為京下詔

京得不重貶罷恭孫趙適開梓夔諸夷州執中乞正其
罪又言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為士願下
太學攷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張
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
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於家
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歷清溪主簿咸平
尉知江都縣入為太學博士以趙挺之薦擢右正言遷
左司諫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為朋附黨與前日大

臣變更神考法度故引之執政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為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初政時猖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曽布指與王能甫疏言元符之末變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人材者韓忠彦實為之首忠彦遂罷材鷙忍疾視善類所排逐最多進起居郎以憂去蔡京用為給事中吏部侍郎陛見有所陳京不悅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挺之作相名拜工部侍郎卒

論曰紹述說行權臣顓假以攻元祐正士網既盡矣復假以攻異己鷹犬外搏鬼蜮內狙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劉拯摭實録以肆詆錢遹斥孟后以偏剌石豫指繪像以削諸賢吳材擿黨論以揃善類許敦仁五日一朝之請吳執中體貎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計也讒說殄行虞帝攸聖似是而非孔聖惡佞有國家者可不監夫

劉昺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

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凡煒通樂律煒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己意而昺為緣飾語在樂志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昺又領之為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歷有所損益為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陳州昺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事免官京再輔政召為戶部尚書昺嘗為京畫策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昺

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㮚發其姦利事京從㮚
他官薇宗所儲三代彝器詔昺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匜
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令太學諸生習
肄雅樂閱試日昺與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鶴翔宮架之
上再為翰林學士東宮建為太子賓客又還戶部大理
議戶絕法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為嗣昺曰計
一歲諸路戶絕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萬緡而天下無
絕戶豈不可乎詔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

官金紫光禄大夫與王宲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部尚書范致虚為請乃長流瓊州死年五十七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鄉書試禮部既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為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大臣不懌會廟饗宿齋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罷禮院遂致

仕充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乃
敢嘗官至大中大夫卒喬年用父蔭監市易坐與倡女
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
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
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集賢殿修撰京畿轉運副使
進顯謨閣待制為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
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
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

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謚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寧初由譙縣尉為勑令删定官數年至殿
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轢士大夫陰交
諫官蔡居厚使為鷹犬以徽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
昇亦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喬年卒起
復為京西都轉運使涖葺西宫及修三山新河擢至顯
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為西幸之備
昇治宫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

會縣漆至灰人骨為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壟兆大抵遭暴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泄水坑澗計役四百九十萬工未幾卒贈金紫光禄大夫延康殿學士謚曰恭敏

强淵明字隱季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郎中淵明進士第調海州司法叅軍歷濟杭二州教授知蔡州確山縣通判保定軍入為太府丞軍器少監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為死交立元

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成黨禍淵明以故

亟遷祕書少監中書舍人大司成翰林學士大觀三年

京罷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徙鄭越二州召為

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廣直廬帝書橋文堂

牓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兼侍讀監修國史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謚

曰文憲浚明早死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擘呂惠卿

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絶擬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揺者出於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勑有司勒為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論東南兵政七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為要塗宜公選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河北河東羣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

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令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强官弱浸以成風蓋輦轂之下吏習狡獪故怯懦者有所畏至用為耳目倚為鄉導假借色辭過為甲辱浸淫及於侍從令廟堂之上稍亦為之願重為之制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為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降羗在州者逆入京師訴事坐失察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徽猷閣待制為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

地汙下爲道士交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劉嗣明開封祥符人入太學積以試藝名出諸生右崇寧中車駕幸學解褐補承事郎歷校書郎至給事中張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己時鄭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植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計傾商英門下省吏張天忱貶秩嗣明駁弗下商英爭之詔御史臺𠰥曲直商英以是罷嗣明遂論商英引李士觀尹天民入政典

局矯為勑語共造姦謀三人俱坐責嗣明遷大司成士子肆雅樂被恩嗣明亦升班與學士等已而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穎州未幾入為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

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為政等擢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怒黜伯舉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為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為姦利奪民葦場彊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覩望不敢治靜悉抵於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九年召為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貫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間利病加直秘閣為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為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逋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輙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

論曰善乎歐陽修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為

真朋小人以同利為偽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踈而相賊害矣蘇軾續修説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黨人主不辯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害其説明甚徽宗弗之察也唯蔽於紹述之説崇姦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為黨崇寧指元符為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

為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盖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劉昺强淵明宋喬年劉嗣明直斗筲耳亦使攘臂恣睢撼撞無忌小人之為術盛矣嗚呼朋黨之說真能空人之國如此哉

崔鶠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頴州遂為陽翟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户叅軍鈞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鶠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

激切則近訕謗夫為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

右之忠邪為本臣至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户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

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𡺹蔽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幸倘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

至如惇徂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駮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

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内怨痛而人主不知
項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
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
陛下雖有堯舜之聦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
陽也食之者隂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隂極衰之時
而隂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
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
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懿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

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後蔡京復籍上書人以鷗為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始居鄉城治地數畝為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旣至而欽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

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黄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説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

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己為正異己為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兹極矣尚忍使

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攣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為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鷗平生為文至多輙為人取去篋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無子壻衛昂集其遺文為三十卷傳於世

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少入太學甫冠第進士調臨江司理叅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

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鄉人之賢者彭汝礪序其事自以為不及屏處十年曽布曽肇鄒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名詰闕為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為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內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以錢半給軍衣非是自轉

運使郡守以下皆罷根言東南軍法與西北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帥守監司分朝廷憂顧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以小奄尺紙空十郡吏哉詔皆令復還又言本道去歲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額而給本錢數百萬緡使廣糴以待用比希恩者乃獻為羨餘故歲計不足至為無名之斂詔貸所蠲租而以糴本錢還之六路洪州失官錫繫治兵吏千計根曰此有司失於幾察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

得之物何以名和氣乃罷其獄大觀中入對言陛下幸滌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覬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顧思所以勵勑之即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上書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并下户均出役錢以絶姦僞市易惟取浄利以役商賈雖名若非正然與和買不讎其直什買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斂有間矣又請

分舉官為三科一縣令二學官三縣丞曹州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某官某縣令吏部據以注擬則令選稍清視平配硬差遠矣詔吏部户部相度以聞根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活口米常平青苗米振貸流民詔襃諭之徙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州郡無兼月之儲太倉無終歲之積軍需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為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為

今之計當節其大者而莫大於土木之功今羣臣賜一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耳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勲盛德猶慮不稱况出於閭閻干澤者哉雖趙普韓琦佐命定策所未有願日削而月損之如金帛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又其次如錫帶其直雖數百緡亦必歛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被僕隸使混淆公卿閭賢不肖無辨如以其左右趨走不欲墨綬當别爲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

謀所以中傷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誠不之罪也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乃擿根所書奏牘注切草略為傲慢不恭責監信州酒既又言根非詆常平之法以揺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於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為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子燾自有傳弟

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歴耀淄宿三州教授太學録升博士改禮部員外郎高麗遣子弟入學肄業又兼博士遷光禄太常少卿擢侍御史鄭居中去位樸言朋黨分攻非朝廷福若不揃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黄中賈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為居中黨而逐時郎員冗濫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樸使論列乃擿其庸繆者十六人疏斥諸外徐處仁議置裕民局以京提舉京不樂

樸言國家法令明具何嘗不裕民乎今置局非是卒罷之起復修製大樂局管勾官田為大晟府典樂樸論為貪濫不法物論匆齒且典樂在太常少卿之上修製冗官不當超踰廼罷為樂令未幾復前命樸爭不已改祕書少監蔡攸引為道史檢討官名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諒挽衣泣曰豈有為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為感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戶曹

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使人邀詣闕既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為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章楶在樞府薦為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歴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戶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為天下部使者之最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為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

其舟非是不得輙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鑱石爲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加直秘閣徙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訛哆知邊廩不繼陰闕地窖粟而叛遺西夏統軍書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諜知其謀亟輸粟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所窖得數十萬石訛哆果入寇失藏粟七日而退他日復圍覩化堡而邊儲巳足訛哆遂解去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

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没者兩板諒親部卒築隄徙民就高振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為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彂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陜西都轉運使尋復徽猷閣待制進直學士童貫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物價率十減其九詔諒與貫議諒言為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寶籙宮修國

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曰今契丹之勢其亡昭然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無名宜別立耶律氏之法使散為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絶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弱與鄰崛起之金國勢相萬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以為病狂出提舉嵩山崇福宮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廼復起諒為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中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

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養親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即致仕久之御史中丞黃履薦其恬退起為太常博士辭元符初復申前命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裕陵至宣仁后寢宮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之奉宸庫擢起居舍人鄒浩得罪常於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㩁徽宗立召為國子祭酒起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

嘗不以尚志為先然溺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為令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皇帝時修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暵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為定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後人觀之將以為倦於聽納而忘先帝之美

意矣事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修撰卒年六十七

論曰徽宗荒于治嬖倖塞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習為軟熟鷗根諒常氣節侃侃指切時弊能盡言不諱卒不勝讒而根常死外鷗諒甫用而病奪之可悲也已金兵既舉鄆樂師已叛朝廷猶弗知翊能先見禍機哉毋惑乎狂諒之言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至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王　鉽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六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武選登第為河東從事經畧使韓縝雖數試其材而常沮抑之不假借久乃語之曰

君奇士也他日當據吾坐為府州大山軍廵檢盜蘇延福狡悍為二邊患灌親梟其首賈胡疃有泉遼人常越境而汲灌親申畫界堠過其來忿而舉兵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輙中或著崖石皆没鏃敵驚以為神逡廵斂去後三十年契丹蕭大師與灌會道曩事問何廵檢神射灌曰即灌是也蕭矍然起拜為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胷出背疊貫後騎羌懼而引郤知寧化軍豐州從熈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

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指坐衣花紋爲形勢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提點河東刑獄遷西上閤門使領威州刺史知滄州以治城郭功轉引進使運粟三十萬石於並塞三州漼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入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忌之劾云板築未畢而冒賞奪所遷官仍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閒田千頃湟人號廣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

城湟中斂斛八錢今西寧湟鄯即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為他路最童貫用兵西邊灌取古骨龍馬進武軍加吉州防禦使改知蘭州又攻仁多泉城砲傷足不顧卒拔城斬首五百級尋改鄜州防禦使宣和初劉法陷於敵震武危甚熙帥劉仲武使灌往救灌以衆寡不敵但張虛聲駭之夏人宵遁灌恐覘其實遽反兵仲武

猶奏其逗遛罷爲淮西鈐轄從平方臘獲賊帥呂師囊還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童貫北征擬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夔离不取景州薊州貫誘以兵事即復景城釋薊圍郭藥師統蕃漢兵灌白頭年折氏歸朝朝廷別置一司專部漢兵至于克行乃許同營今但宜令藥師主常勝軍而以漢兵委灌蕫貫不聽召還管幹步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

則否容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容耳整弓復中之觀者誦歎帝親賜酒勞之遷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鋭以北萬有一不枝梧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辭以軍不堪戰彊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内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灌竟行

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充數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
滑州方平南奔瓘亦望風迎潰黄河南岸無一人禦敵
金師遂直叩京城瓘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背
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没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彦
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欽宗哀悼賜金帛命官
護葬已而言者論其不守河津追削官秩長子蒯至閤
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紹興四
年中子蘚以瓘事泣訴于朝詔復履正大夫忠正軍承

宣使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衛公德裕九世孫也祖
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
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
中詞學兼茂選為辟雍錄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
除提舉淮東學事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為淮東者臧
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輙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
事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聞而賢

之留為兵部員外郎遭父憂去還為右司員外郎王黼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之他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足以治疆事經撫何為者哉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躐躋禁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失職移過於熙靖貶其兩秩又將左轉為國子司業執政交言不可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

定宜益謹思患豫防之戒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者是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願陛下為無疆之計帝嘉之靖康初同譚世勣事龍德宫攺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道君待之甚厚常從容及内禪事曰外人以為吳敏功殊不知自此出吾意耳吾尚不欲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君似唐睿宗上畏天戒故為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賀敏聞而忌之以進對不時受

罰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與世勣同贈端明殿學士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仕至英州刺史知瀘州黄庭堅謫於涪獻可遇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從使高麗撰鷄林志以進擢祕書省校書郎出知簡州遷陜西轉運副使宣和中從童貫宣撫幕入爲兵部員外郎

起居中書舍人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斡离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斡离不之意以為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覩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為不然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書再出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且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所卻雲亦還澥奏言雲誕妄誤國雲言事勢

中變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
詔集百官議雲固言康王舊與斡离不結歡宜將命帝
慮為所留雲曰和議既成必無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
保之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為之副頃雲奉使
過磁相勸兩郡徹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
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
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
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或

發雲罰得烏絁短巾蓋雲夙有風眩疾寢則以護首者民益信其為姦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雲兄霽崇寧時為謀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黥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譚世勣字彦成潭州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時

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世勣獨
坐直廬繼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爲隣居數致師成願
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次爲司門員外
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已罷提點太平宮久
之復還吏部倖臣妄引恩澤任子持不與吏白有某例
世勣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已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
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
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又爲當路所嫉以徽猷閣待制

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徽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熙靖副執政奉迎遂同主管龍德宫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復瑶華太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彗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諛説進給事中兼侍讀内侍喧争殿門詔以贖論世勣駮其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將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何㮚建議分外郡為

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顓決世勣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三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大不掉之慮乎㮚不樂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勣言守邊為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即金人不敢逼孫傅深然之又格於㮚議再扈車駕至金師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立詞意忠激金人聳聽張

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卧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為勅令删定官武學博士大司成彊淵明賢其人為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為慊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歷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為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旨意追

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
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遷
左司員外郎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林攄以前執政赴闕
宿留冀復故職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貸人屋當矘
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役中都者萬數肆不
逞為姦詔悉令還楊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茸太廟僭
求賞皆駁奏弗行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
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為宰相當

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息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又戒之以詩黼愧怒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時賦鹽虧額滁亦苦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乃倍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旋改户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内錢隸有司凡六宫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黄門持中

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璽旣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責典寳夫人而杖黄門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皇后皇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儻窒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户所取未百一但許

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顧比屋枵空亡以塞命耳酋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酋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為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

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為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饒州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多從之游徽宗幸學以諸生右職除官為辟雍錄升博士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提舉京西常平入為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辟雍國子司業左司員外

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即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
上嗣既禮經所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天子展事明堂
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宫
僚初無及此者由是特加獎異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
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曰
上且疑黼挾寇奈何振知黼忌其言趨而出然太子薦
之甚力遂擢給事中黼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為
中書舍人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詆以

醜語振不肯黼使言者劾為黨罷提舉沖佑觀居三年後還故官靖康元年進吏部侍郎為欽宗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駮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説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聖斷隃度而不暇疇資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反汗其勢不得不爾

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犄角擊之曰彼猖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上嗟味其言而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故時大辟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貸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率便文殺之振請復舊制詔捕亡命卒得數千人振請以隸步軍而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其法振曰方多事之際而一日殺數千人必大駭觀聽乃盡釋之改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為何㮚言宜思所以折之之策㮚

不從未幾及於難年五十七金人去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初王黼使其客沈積中圖燕振戒以後禍積中懼而言不可既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家之説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為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戸而已老子亦云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為徽宗道之徽宗寤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

室懼不得肆因譏家令楊馮以為將輔太子幸非常崴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𥙷振尹京時兩宫方困於𦵏間振極意彌縫治龍徳梁忻獄寛其罪不使有纖介可指高宗即位進秩七等仍官其子及親屬三人又贈端明殿學士端平初曾孫東請謚賜謚剛慤同時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失其傳給事中安扶附見父安燾傳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為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立戰

功積官至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鄜延路總管遷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攺承先使破夏人成德軍擒其酋賞屈降王子嵬麻党征拜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延慶行軍無紀律郭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將蕭幹帥衆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

萬人令悉力拒伐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
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
宣與藥師先行即入燕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
者光世也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
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饟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
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
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
為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以

為敵至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賦及歌誚之朝議延慶喪師不可不行法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幾復為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為追騎所殺光世自有傳

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彊敵無厭之欲親逢其凶熙靖世勳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食以

終濰延慶戰敗而没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絶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